



## 婺源汪口，从雨巷中走来

程晓兰（河北）

“撑着油纸伞，独自/彷徨在悠长，悠长/又寂寥的雨巷/我希望逢着/一个丁香一样地/结着愁怨的姑娘……”一条“悠长又寂寥”的雨巷，穿越百年时空，从戴望舒的笔下走来，在人们的心中蔓延生长，令人无比向往——江西婺源的汪口，就是以雨巷闻名的江南古村落，来到汪口，雨巷的清幽静寂便向你款款走来。

汪口，是一个古朴厚重的中国民俗文化村，村子背倚高山，三面环水，古时是徽州府城经婺源至江西饶州的必经之地。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加之村旁平渡堰的建成，进一步促进了汪口商业码头的发展。从宋代到明清时期，这里店铺林立，万商云集，舟船相连，景象繁华，有十八条直通溪埠码头的主巷道，连通着村内六十多条错落有致、纵横排列的小街巷，是闻名遐迩的“商埠名村”。

官路正街，是汪口所有街巷之“纲”，也是“雨巷”的理想模样。街巷呈东西走向，长670米，宽仅容两三人并排通过。街道两侧皆是典型的徽派建筑，粉墙黛瓦，高耸壁立，在房屋的夹峙下，巷子愈显得幽深狭长。时值薄云蔽日，细雨斜飞，脚下的石板路在雨水的浸润下，闪着黝黑清亮的光芒，两侧墙壁苔痕点点，映射着与石板路同样沧桑的光。细雨中的巷子，迷蒙清幽，清冷幽寂，给人一种穿越的恍惚感，我仿佛着一袭青布长袍，握一把油纸伞，在巷中迷惘徘徊。多么希望，遇见一个丁香般美丽的姑娘，邂逅一次电光火石的情感碰撞，收获一段罗曼蒂克的雨巷恋情。

雨雾迷蒙里，一阵阵淡雅清芬的香气，如同一首小提琴曲，婉转悠扬，清亮纯净，起伏缠绵，盘桓在身边，萦绕在心头，使人如梦似幻。是丁香姑娘的芬芳穿越百年而历久弥香吗？循着香气而去，原来，是巷中店铺陈列的香樟木器具，于雨巷深处温情脉脉，氤氲着时光，晕染着岁月。

这些店铺的店面紧贴着巷子，没有庭院，进深很浅，显得有些促狭，店里售卖的货品除了香樟木器皿，大多是文房四宝、古玩字画和一些古董家具，店主人深深地伏在这些器物间，并不因有人进店而热情过度地张罗生意，只有你问起时，他们才会淡淡地做个简介，声音缓慢低沉，仿佛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响。

偶尔，会有头戴斗笠肩荷锄头的农人和怀抱小孩的老妇从身边走过，也会有小花狗和芦花鸡欢欢喜喜地从脚边跑过，巷子中人和物，姿态从容，神情悠然，给人一种岁月静好、现世安稳的踏实暖意。

“青鸟不传云外信，丁香空结雨中愁。”凄迷伤感的丁香姑娘，在雨中消了她的颜色，散了她的芬芳，而雨巷却邂逅了汪口，在粉墙黛瓦的曲折里纵情绵延，在温婉清丽的细雨中恣意欢畅，在青山碧水的怀抱中尽情飞扬。雨巷，因汪口而鲜活，汪口，因雨巷而愈加诗意灵动，风姿秀美。

## 坐在柳江古镇的黄昏

徐光惠（重庆）

我不知道，自己是走进了桃花源，还是在梦境里。

盛夏，到达柳江古镇已是黄昏。当“烟雨柳江”真实呈现眼前时，心怦然一动，像怀春的少女邂逅梦中情郎。

“瓦屋峨眉意朦胧，青沙薄雾锁柳江。”瓦屋山下的古镇依山而建，花溪河与杨村河蜿蜒穿镇而过。漫步栈道，微风习习，河面漾起一层层涟漪，河水在夕阳的照射下，波光粼粼。河边长着许多古树，盘根错节，遮天蔽日。在两条河合流处形成了一个河中小岛，岛上树木林立，绿树掩映处隐隐有民居，颇有诗情画意。

吊脚楼连成排，依树临河而建，错落有致，屋基用鹅卵石垒砌而成，门窗有各式雕花，悬挂在廊檐边的大红灯笼迎风摇曳。四周古树环绕，郁郁苍苍。站在河堤下看，吊脚楼耸立在云空中，蔚为大观。站在吊脚楼上向远处望去，群山如黛，烟波浩渺，满身的疲惫和燥热顷刻间散去。

古镇因河而灵动，河上有几处由石墩连

成的桥，人可从石墩上跨越过河。夕阳中，游人跳跃，水珠飞溅，孩童嬉戏，水声、笑声荡漾，好一幅灵动活泼的画面。

清朝光绪年间，柳江出了一个官至贵州巡抚的曾璧光。光绪皇帝曾为曾璧光亲书对联，称其为“天子门生，门生天子”，古镇亦因此倍增荣耀。曾家大院建于清朝年间，设计独特，整座宅院呈繁写的“寿”字建筑结构，中西合璧，富丽堂皇，如今虽已褪去光华，却依旧能显现出主人昔日的地位和富贵。

傍晚的古镇，河水潺潺，颇有几分江南水乡的韵味，独步老街之中，看青苔长满石壁，一湾溪流经每户人家的门前，溪水缓缓流动，清亮亮的。古老的石板路上印刻着岁月的痕迹，透出古镇悠久的历史沧桑，行走其上，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繁盛的南宋时代，眼前车水马龙，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。

低矮的宅院里，两只小狗追逐打闹。上了年纪的老人坐在门口的竹椅上，安静地看着我们走过，让人感受到古镇人悠闲而惬意的慢生活。走累了，找一家饭店，尝尝有名的

藤椒鸡、豆花和炒野菜，味道独特鲜香，再浅酌二两小酒，渐感微醺。

夜色悄悄地漫进小巷，古镇月色朦胧，疏影横斜。一钩弯月挂在夜空，月光透过古榕树斑驳地撒在河面上，撒在我的碎花长裙上，小星星眨着眼，小心翼翼地窥探着凡间。月光下的小河温婉宁静，柔情万千，像害羞的新娘，欲语还休。小镇安静地融入夜的怀抱中，恬淡幽静，像一场遗落千年的梦，让人沉迷其中。恍惚间，我似已远离了喧嚣和繁杂，时光温暖而美好。

入住临河的吊脚楼客栈，清静淡雅，墙角里的一簇三角梅正肆意怒放，花香在夜色中越散越远。朦胧的灯火中，我披着一身月光，静静地倚窗远望，窗外薄雾霏霏，如梦似幻。远处，隐隐地传来一首萨克斯乐曲，婉转悠扬，让人整个身心都融进了诗情画意之中，清凉，澄净。

夜深了，躺在客栈的木床上，枕着溪水安然入梦。柳江古镇，古朴恬静，是一个安放心灵的栖息地。

## 盘踞在一片瓷里

杨金坤（山东）

在这个夜晚  
我要折断双翼  
以内心的虔诚  
盘踞在一片瓷里  
用生命的悸动  
体验土窑的温度

日月星辰的火  
在千年之外  
煅烧我的梦境  
浮雕或浮雕的记忆  
沿着缠枝和饕餮的纹路  
攀染天青色的骨头  
感受最真实的自己

在白如玉明如镜的瓷里  
睁开眼  
我就是那片瓷  
闭上眼  
我就是至高无上的王  
自然而纯洁  
高雅而生动  
闪现古朴的光芒

## 三叶草

苗蕾（江苏）

三片嫩叶，就是三朵星火  
不需要风托举你的梦  
一滴雨，足以将这星火蔓延  
蔓延成一大片一大片绿色的火焰  
从春天燃烧到冬天  
生命的季节里，无论骄阳肆虐  
还是雨雪连绵……

只要还有空间，你的脚步  
始终向前  
即便前路逼仄  
也要弓腰发力，闯出天地一片  
是火，就要燃烧  
是火，就要蔓延  
燃烧成绿色的风，燎原荒野  
蔓延成笨拙的歌，响彻天边……

## 淡泊的铜钱草

梁惠娣（广东）

铜钱草，顾名思义，它与铜钱颇为相像。你看它细长的状如吸管的绿杆上，擎着一个小小的叶片，仿佛一把撑开的小巧玲珑的绿伞。它的叶片圆圆的，像一枚小小的铜钱。晚唐文学家皮日休有诗云：“阴阳为炭地为炉，铸出金钱不用模。莫向人间逞颜色，不知还解济贫无。”说的就是铜钱草。它的名字，总不免会让人误解它的身上沾着铜臭味，其实，它是最淡泊雅洁的草。

初识铜钱草，是在一位朋友的茶案上。一个古朴的小陶盆，一掬清水，养着一丛铜钱草。铜钱草长得蓬勃茂盛，高高低低，错落有致，每一个叶片，都是一个青翠欲滴的小盖，叶面上好像有生命在跃动。我们三五知己，围坐在茶案前，对着这一盆赏心悦目的铜钱草，沏茶，喝茶，闲谈，令人感觉时光缓缓，心境淡淡，快乐悠悠。一盆安静的铜钱草，与这样闲适的喝茶时光是这样的和谐契合，相得益彰。此时此刻，顿觉面前的铜钱草充满了禅意，它就像一位禅者，在茶香袅袅、茶烟缭绕里，安静地倾听，纵使世事纷繁，始

终秉持淡泊。

朋友送给我一株只有三两个叶片的铜钱草，我有点失落。朋友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他说，这是一株会创造奇迹的草，我却不信。我把铜钱草随便扔进了一个小瓷盆里，装满水，之后的几天，我因为各种琐事竟忘了它。当我想起那株铜钱草再去的时候，竟惊喜地发现，它长出了十来片新叶，叶片鲜嫩发亮，水灵灵的，像秀气妩媚的小姑娘，让人打心底泛起怜爱的柔情。凑近细看，铜钱草水中的根基上，也已冒出了十多个小小的叶芽，这果真是一株会创造奇迹的草啊！

于是，我爱上了铜钱草。我把铜钱草种在瓷碗里、陶罐里、白瓷小花钵里、玻璃瓶里、茶杯里……一切随手可得器具，我都放上几株，用不了多久，它们便葳蕤成丛，充满野趣。从此，我的家里随处可见铜钱草的身影，房间内充满了清新灵动的气息。

后来，我从网上淘得一只创意小花器，花器的左边是褐色的粗陶盆体，透着拙朴的

美感，右边则坐着一个憨态可掬的泥塑小和尚，小和尚双眼微闭，双手合十，低着头，似乎正在认真地念着经。我在这个简拙可爱的花器里种上铜钱草，将之置于书桌上，每天看书写作时，铜钱草就像一位贴心的知己，默默陪伴，令我心境淡然。于是我越来越觉得，铜钱草其实是一株禅草——它不会开出色彩艳丽的花朵来取悦他人，所求也不多，只需一掬清水，便能让绿意流动；它淡泊、喜静、不争不言、不急不躁，每天都在安静地禅修。

一个烟雨蒙蒙的假日，与几个朋友到古镇游玩，行走在安静的村落巷弄间，我惊喜地发现，镇上的很多人家都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养植了铜钱草，这里的铜钱草汲取了乡野的自然灵气，愈加生长茂盛，苍翠欲滴，把寻常人家的小日子衬托得平实稳妥、和乐静好。

在尘世中行走，我愿做一个如铜钱草一样的女子，平凡、素淡、不惊艳、不扰人，独守一分寂寞，撑起属于我的绿意人生。

## 田埂上的树

赵染芹（安徽）

日历虽已“立秋”，但闷热程度却丝毫不逊酷暑。下午五点多钟，我与西斜的热辣日头一起，走在回老家——一个不起眼小山村的路上，最期待的，莫过于沿路有树荫。

这个季节，站在老家通往外界唯一的一条水泥路上，目力所及，每一个角落都很美；路边溪水清澈，田野碧绿饱满，屋后树木蓊郁，耳朵里有知名和不知名的鸟儿，远远近近地叫着，使人想起余光中的诗句：熏风在碧绿的树叶、稻叶和草尖上摩挲着，有“夏日熏风暑坐台，蛙鸣蝉噪袭尘埃”的唐诗在阵阵蝉噪中生长。当然，最令我难忘的还是田埂上那些不规则地生长着的、甚至叫不上名字的树，它们孤独地在风中晃动，发出的“呼呼”声仿佛吹奏着迎宾的曲子，欢迎下田的劳动者和路过的客人驻足小歇片刻，载一身凉风继续前行……

但凡在农村里生活过的人都知道，田埂或路边的树一到夏天便会幻化成一把把巨型的伞，在这大伞的遮蔽下，农人的疲劳得以暂时缓解。与城市的公园里规划整齐的树木以及山上茂密的森林不同，田埂上的那些树生命力、适应力都极强，它们不怕水渍、不惧狂风、不畏孤单，每一棵树在夏天里都宛若田野的点缀。田埂上的树努力汲取着地下的营养，并将之源源不断地传输到地面，化作伞、化作风、化作景，守护着田地、链接着乡情、传递着快乐。烈日正隆时，田埂上的树用茂密的叶子搭起凉棚，田间地头里劳作的人们聚拢到一片片树荫下，擦汗、喝水、聊天，在谈笑风生里逐渐缓解疲劳，憧憬美好生活。此时，飞上树枝的鸟雀在蝉鸣的伴奏下高歌一曲，树荫下，时光斑驳，卸下疲劳的农人们又重

新上阵。

有人说，树木聚在一起，便携手成林，但坚守在田埂上的树，却与水稻、大豆、油菜、花生、玉米及不知名的杂草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，支撑起一片田野，勾勒出一幅和谐的山水田园画卷。田埂上的树，见证着农家几代人的辛劳，夏天靠着树干或躲在树荫下乘凉，便能触摸到树的体温和呼吸，可闻到枝叶上阳光和稻香的味道；田埂上的树，体内流淌着土地的血脉，沾染着泥土的记忆，印刻着农民的期待，传递着农人的愿景。

感念田埂上那些树。它立足一处，就会坚守住地盘，维持一方生态，站立成一道风景；它立足一处，就会毫不吝惜地回馈人们以清凉与力量；它立足一处，就会心无旁骛地链接乡情，保温人与自然的感情。

## 孕育

王慧（北京）摄

